「情況惡劣，步步緊逼了。」這是在入病房前護士小姐輕輕告訴袁少德對雪娘說的。松本不能多說話，但向雪娘說了一句：「我不論好不好，不會忘記你當年送給我的……。」原來這是松本在妻她爲外室，並獲得她的私蓄資本時，常常兩人在床上說的一句私話。雪娘紅了臉，握住他的手，俯身向他前額親了一下：「放心吧，會好的，醫生向我解說了。」

他們退出了病房，主任醫生正來到，在過道中相遇，忙問袁少德：「密斯袁，方才檢驗血型的事，不要告訴他麼？」——「即算動手術也瞞住他……。」醫生作放了心的手勢：「好的，藥物打針使內部正常後便可動手術。假如他有一個腎是沒毛病的，那割去病的一個便一切復原，現在是兩個都退化了，只是左邊一個重些，所以將來只能切除兩個，再換上一個。現代科學，這是很容易的事。」

他們返回酒店途中，先去外邊午飯。雪娘遺憾道：「我血型不同，眞是遺憾。即算無關的人，也不能見死不救。」——「我答應了，就算數，這不必著心的。」他們飯後返到酒店休息，電梯下來時，那對姊妹花同丁兩個中年華人一同走出，嘻嘻哈哈，挽臂拖腰，一湧而去酒。

九二四：病情好轉夜遊一片心

袁少德，他忙出來同他在通道中細聲說話，塞給他一張字條。回至房中他交給雪娘看：「兩個人名字，都是台灣移住這裡的闊少爺，美港台日，四地穿飛意。」雪娘問他怎樣調查到的，袁少德道：「我有男女偵探，能進入她們的房間。這兩個少爺常同她們半夜來，四個在那雙人大房中，直到天明也不見離去。」

「有這麼可怕？」——「這在美國是花花公子玩法，早就不算得什麼了。七時電醫院，護士說：「情況大好了。兩個當夜出外初探洛杉磯的一片心奶多俱樂部，跳舞喝酒。」雪娘問他怎樣調查到的？